

何愛
默

欣森
譯著

代
表
性
人
物

國立編譯館出版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何 愛
默
欣 森
譯 著

代 表 性 人 物

國 立 編 譯 館 出 版
臺 灣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本書由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補助出版謹此致謝

REPRESENTATIVE MEN

By

RALPH WALDO EMERSON

Translated By

HO HSIN

Publish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UNESCO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inted By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IMITED
TAIWAN**

• 1966 •



森默愛之時歲十五

代表性人物目次

前言	一
偉人之爲用	四六
柏拉圖，或哲人	七四
柏拉圖新釋	一一二
斯維登堡，或神祕論者	一二一
蒙田，或懷疑論者	一六四
莎士比亞，或詩人	一九六
拿破倫，或練達世故的人	二三三
歌德，或作家	二六一
譯後記	二八六

前言

一 愛默森的生平

拉爾芙·瓦爾多·愛默森 (Ralph Waldo Emerson) 於一八〇三年五月廿五日誕生在麻薩諸塞州首府波士頓的一個世世代代爲牧師的家庭裏，他的父親威廉·愛默森是波士頓第一教會的牧師；在拉爾芙出世的時候，他已是頗具影響力的社會領袖人物之一了。威廉特別關心他的教區中一切文化活動，他曾創立圖書館^①，自任管理員；他熱心倡導並積極推動一切有益於科學、文藝、藝術研究的社團組織；他是麻薩諸塞州歷史學會和波士頓哲學學會的會員，常在這些學術團體發表演說；他出席哈佛大學評議會議；他協助創辦 *The Christian Monitor*，爲 *The Polyanthos* 撰稿，並主持 *The Monthly Anthology* ^② 的編務。在政治事務上他自然也是很活躍的人物。他的生活永遠是忙碌的，甚至沒有坐下來休息和沉思的時間。他的妻子路絲被認爲是美德的化身，虔誠溫柔，端莊美麗，聰明賢慧，而且意志堅強。她是波士頓富商約翰·哈斯金斯 (John Haskins) 的女兒，一七九六年十月同在哈佛村做牧師的威廉結婚後，住在那個小鎮上，她發現「我們又窮又冷，有很少的食物，很少的柴，更少的肉；感謝上蒼，我們卻有很多的勇氣」，威廉不得不教書以增加收入。一七九九年九月，威廉接受波士頓第一教會之請，去做牧師，他的待遇是周薪十四元，每年供給二千五百六十立方呎的

柴，和一座牧師住宅。這座住宅距他的教會很近，在清靜的夏街 (Summer Street)，這裏「有田園的寧靜。附近牧場中牛羊之頸鈴清脆悅耳。這座牧師住宅是幢有復折屋頂的舊木屋，漆成黃色，佔地約一英畝，有花園菜園和一排榆樹和白楊」。

愛默森夫婦生活一直很困難，而且孩子生得又密。一七九八年冬長女費碧·芮甫萊 (Phebe Ripley) 出生，這對年輕夫婦「心裏充滿了快樂與感激」，但這個「最可愛最美麗的花」活到一八〇〇年九月便夭亡，路絲非常傷心。次子約翰·克拉克 (John Clarke) 出世，但只活了八歲，便因肺病夭折。三子威廉生於一八〇一，四子拉爾芙·瓦爾多生於一八〇三，五子愛德華·布利斯 (Edward Bliss) 生於一八〇五年。一八〇七年羅勃特·巴爾克萊 (Robert Bulkeley) 出世，他是個智力低得近於白癡的孩子，又常患精神錯亂症，他活了五十二歲，終生成為母親和哥哥們之累。一八〇八年查利·紹西 (Charles Chauncy) 出世，他也只活了二十八歲。一八一一年四月，瑪麗·卡洛琳 (Mary Caroline) 生，她只活了三歲。

威廉·愛默森的健康情況也不佳，在去波士頓第一教會任職前，他已感覺到有病的徵兆。後來他曾患肺出血，情形相當嚴重，醫生們勸他暫時放下工作，易地療養，但他沒有聽從，仍努力工作不懈，可是他的受損害的健康，始終未能恢復。後來他的胃部生瘤腫，醫治無效，竟於一八一一年五月十二日逝世，享年僅四十二歲。第一教會的教友們對他的死甚感哀傷，教會令男人在臂上女人在別的適當部位為他帶黑紗六個星期以示哀悼。為了遺族的生活，教會先決定他的俸祿 (周薪二十五元) 暫

時仍付給他的夫人，後又改爲每年補助她五百元，爲期七年；夏街的房子仍歸她和孩子們居住，雖然規定的期限是一年，但她一直住了三年才搬家。

愛默森夫人在丈夫死後，立刻挑起了生活的重擔；她先把那個智力很低的孩子送往緬因州一位親戚家寄養；自己帶着四個孩子，在他們的姑母瑪麗·慕狄（Mary Moody）^③的慷慨協助下，開始度其艱苦的日子。愛默森夫人意志堅強，像一棵巨橡，狂風暴雨不能壓彎她。她決心讓四個孩子都受完整的大學教育，她成功了。但不幸的是這種食不足果腹衣不足禦寒的生活影響了孩子們的健康。

拉爾芙小時候並沒有甚麼特別出色之處，似乎他兩歲的時候就進了學校，因爲在一八〇五年十二月時他被稱爲是「相當蠢笨的小學生」。翌年，在三周歲生日之前，他曾患一場重病，病癒後繼續去學校，那時他還是不會寫字。他母親對他們管教很嚴，不許他們弟兄到街上去同粗野的頑童一起玩。拉爾芙時常獨自依靠門前，興奮地望着那些野孩子，心裏希望他們走近些，又怕他們走近時會看到他。九歲時他進了波士頓公立拉丁文學校（Boston Public Latin School），這個學校距離他家住的地方不遠，在這裏他開始讀古典文學作品，而且開始寫詩。這個時期也是他們生活最貧困的時候，他和弟弟愛德華只有一件外套，同學們常調笑着問他：「喂，今天該輪到哪一個穿呀？」他在學校裏也沒有多少朋友，有一次他的一位長輩問他：「爲甚麼同年齡的孩子們都不喜歡你，同你吵架，而年長的人都喜歡你呢？」這時拉爾芙十三歲；他對學校裏的功課都非常認真，唯一不能使他發生興趣的一門功課是數學。他的興趣很廣，課外讀了很多甚至不是十幾歲孩子所能欣賞和了解的書。

一八一七年，愛默森進入哈佛大學；他是所謂校長的一年級新生，也就是要幫忙校長辦些雜務的工讀生。當時的校長克科蘭（John Thornton Kirkland）是他父親的朋友，會到夏街去做過客。十四歲的愛默森在學校裏盡量節儉，除了必要的伙食費、學費、少數書籍費之外，他不多浪費一文錢。這時他個子長得很高，蒼白的臉，淡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被稱爲是薩克遜美少年。他老成持重，沉靜，縱有激動也不形於色。他住在校長讀書室下面的一個小房間裏，因此減少了和同學們厮混的機會。爲了在經濟上貼補他，校長又讓他做他的一個準備進哈佛的外甥洛斯魯甫（Samuel Lothrop）的家庭教師。愛默森在班上雖然名次在前一半^④，但並非出色的學生。一八二一年畢業之後，他幫忙哥哥威廉在波士頓一個女子學校教書。對於一位這麼年輕而又愛害羞的教師，女孩子們簡直不能抗拒設法捉弄他的誘惑，有些女孩難免會愛慕這位她們眼裏的安琪兒。教書之餘，他很有計劃地讀書，包括印度的神話和哲學，古希臘的戲劇歷史等。愛默森對教書一直沒有多大興趣，他希望能同他的祖先一樣做牧師。威廉於一八二四年三月到德國哥丁根（Göttingen）去研究神學，他不能錯過這個機會，便於一八二五年一月把威廉經營的這個學校悄然關閉。二月十六日，哈佛大學神學院投票通過准許愛默森爲中級班（the middle class）的學生。入學後不久，他的眼睛出了毛病，不能多看書，因此他也不能按部就班地上課。後來他到在康科特（Concord）北邊十哩處的一個小鎮柴姆斯福（Chelmsford）去教書，一方面養眼睛，一方面照顧完全發狂的弟弟巴爾克萊。在這裏，教書之外，他還務農，不論他是否真正做農夫，他生活在這樣一個農村，在羣山與平原間度過秋與冬，對他的健康是有益的，他

的眼睛已經好得多了。一八二六年一月，他又放棄了柴姆斯福的學校，到羅克斯白利 (Roxbury) 去教書，在這裏，股關節風濕痛又折磨他，剝奪了他的散步之樂趣。他覺得他所受的痛苦是很少人經驗過的，實際上他在精神上的痛苦甚於身體上者，他原懷有大志，希望能在同儕中出頭露面，而今爲病痛所苦，一事無成，而且他總覺得他不會活得太久。幾個月後，他又離開羅克斯白利，回到哈佛大學所在地的劍橋教書。十月間，他又發現了新病的徵兆，這次是肺部。他決定易地療養，十一月廿五日他乘 *Clematis* 號離開波士頓，十二月七日抵達查理斯頓 (Charleston)⑤，這是他首次看到新英格蘭區以外的美國。這裏的氣候太冷太潮，不適用於他的肺，晚上他常感到肺部壓得出來氣，有時疼痛。第二年一月他又乘小帆船到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他覺得這裏對他的健康頗有益。他在佛羅里達住了兩個半月，最大的收穫是認識了拿破崙的外甥穆哈 (Achille Murat) 夫婦⑥，穆哈夫人還是華盛頓總統的遠親。三月二十八日，他們同船到查理斯頓；愛默森又繼續遊歷了許多城市。五月，波士頓第一教會希望他快回去。六月，回到波士頓，在第一教會做數次佈道。十二月他又應約去新罕布夏州的康科特，在三個星期日和聖誕節佈道。在聖誕節那天他首次遇見艾倫·托克爾 (Ellen Tucker)⑦，一位既美麗又聰明的少女，——他的未來的妻子。

愛默森這時已經是個到處受歡迎的成功佈道者，但他仍一心計劃完成神學院的教育，以取得牧師資格。一八二八年他再入哈佛大學，不過這時他工作既忙，身體雖恢復健康，仍不適於苦苦研讀的工作，所以上課的情形是很鬆懈的。一八二九年完成神學教育，被任命爲他父親曾在那裏佈道過的波

士頓第二教會的助理牧師，年俸一千二百元。不久後，在三月十一日，他正式升任牧師，年俸一千八百元。任第二教會的牧師是一種特殊的榮譽，待遇也不錯。這時候，他和艾倫間的感情也日益增深，但艾倫小姐也患有相當嚴重的肺病，愛默森常在她的病室中陪她，或伴她做有益於健康的旅行。九月的最後一天，他們兩個在她繼父肯特（W.A. Kent）的舊宅第中舉行婚禮，婚後住在波士頓察頓街（Chardon Street）。不久愛默森又扭傷膝部，風濕痛又來襲，所以他只能坐在椅上；除佈道外，他便讀哲學、歷史和文學方面的經典。艾倫身體日壞，她時常乘車出遊，因為那時候流行的觀念是新鮮空氣是醫療肺病的唯一辦法。一八三一年一月，愛默森懷有希望地說：「待雪融化能有路可走的時候，待她能恢復乘車和走路的力氣時，我們就去費城或巴爾底摩（Baltimore）。上帝幫助我們。」二月六日，艾倫的「靈魂好像展翅欲飛」，八日，她便向圍在病床邊的朋友們告別，在清醒與寧靜中離開人間。愛默森在她去世後兩小時寫信給姑母瑪麗·慕狄說：「今天早晨我的安琪兒上天去了，我在這個世界上是孤獨的，也是很奇特地快樂的。她的肺不再因傷疼痛，她的頭不再因血漲得痛，她的整個生命不再因她的靈魂的力量和優美與身體的虛弱間之衝突而苦痛。今天早晨我說我從來不知道這是真實的，就是我從來不知道世界上有這樣的一個人，我能欣然並完全相信他的做爲一個靈魂的存在：」十九歲的艾倫被埋葬在羅克斯白利她父親^⑧的墓旁。艾倫死後，他母親陪他住在察頓街，但愛默森感到孤獨虛空。雖然第二教會的事務使他很忙碌，他從靈魂不朽的信仰裏得到安慰；但這些都不能緩和他對亡妻的思念，他天天清早從波士頓步行到她的墓前，低首沉思。

愛默森雖然口齒伶俐，善於佈道，但他自始對於宗教儀式中那些正式的形式感到不耐煩；他也發現去探望病人和安慰喪家一類的事情是頗令他困惑的，因為這些，他同教區裏的一些人處得不甚和諧。他勸他的會衆做不斷祈禱，這才真正是走向理想之路。他反對一切形式，他說基督就會企圖把宗教從形式主義中解救出來。他對聖餐的解釋也違反傳統看法。這一切使他決心放棄其牧師的職務，以便退隱田舍山村，或沉思，或讀書寫作。一八三二年八月他在給姑母瑪麗的信上透露出他願開始一個獻身於文學與哲學的新生活的願望，九月九日他向踴躍的聽衆發表演說，猛烈攻擊聖餐儀式，並說他自己絕對不再遵守它。十月二十一日他再佈道一次，聽衆們原希望他能態度軟化一點，以保留其牧師職位，他們失望了，愛默森仍對形式主義和傳統的權威展開攻擊。一周後，他獲准辭職。辭職之後，愛默森的精神危機似已過去，他看到前面不遠處等待着他的平靜與自由。十二月二十五日，他乘 *Jasper* 號到歐洲去旅行。

這次旅行不但恢復了健康，也刺激了他的思想。在義大利他參觀了歐洲最有名的古代藝術品，拜訪了他最崇拜的作家藍德爾 (Walter Savage Landor)⑥。七月到英國，晤及密勒 (John Stuart Mill)⑦，詩人勃郎寧 (Robert Browning)，柯爾雷基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和華滋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等，並去蘇格蘭拜訪卡萊爾 (Thomas Carlyle)，兩個人建立了極深的友誼，傳爲文壇佳話。他發現卡萊爾這個人，同他的作品一樣，是同他氣味相投的。一八三三年九月四日，他在利物浦搭船返國，十月七日抵達紐約。這時的愛默森已是一個新的愛默森了，「他已經開始

評價他在歐洲旅行七個多月的收穫了。感謝上帝他直接認識了藍德爾、柯爾雷基、卡萊爾和華滋華斯。這種認識保證了他以後將更公正而不太膽怯地評價智者的決心。他也準備更有信心更有智慧地評論別的國家。他能够完全了解不受壓抑的北美人在經過歐洲皇宮時擲着輕視之嘴唇時的感情了。當他記起那年輕的、堅持己見的美國時，他感到疑慮，也感到驕傲。雖然他已明確地拿定主意要為他自己和他的國家講話，他現在是會遊過列國富有經驗的了，對古老的世界不再無知，在其愛國心中不再專誠。他也讀過很多書，浸染了別的地區和別的時代的感情和思想。必然他會關懷他認為世界其他各處都覺得是最好的東西。他不可能再做一個心地偏狹的民族主義者。」^⑩他的面前也擺着一個新的任務要眼光已遠大的他去完成，這任務便是美國的文化獨立。

愛默森繼承了一筆屬於亡妻艾倫的遺產，使他不必再為生活而煩惱，他開始從事一連串的講演，講演內容極廣，從自然科學（「博物學之用途」，「人同地球的關係」，「水」等）、義大利的藝術到一羣代表性的人物^⑪和哲學。一八三四年初，愛默森應約到普里茅斯（Plymouth）去講演，遇到麗狄亞·傑克遜（Lydia Jackson）女士^⑫，麗狄亞無疑是很傾心於愛默森的，據說有一天她在上樓梯的時候，忽然看見面前有個很清楚的人影，是她自己穿着新娘的結婚禮服，同愛默森挽手走下樓梯。又有一次她突然看見面前有個人在凝望她，她抬頭一看，是愛默森的臉。一八三五年一月，愛默森再去普里茅斯講演，同麗狄亞相處了幾天，他回波士頓後，立刻寫信向她求婚，經過一番考慮之後，他們便在普里茅斯宣佈訂婚，他把原屬艾倫的一顆寶石送給了她。訂婚之後的愛默森仍是忙於寫他的講

演詞，連給麗狄亞寫封長信的時間都沒有。

九月十二日是康科特建鎮二百周年紀念，鎮民代表會通過舉行慶祝，並請鎮民愛默森做一次講演；從六月底起愛默森便開始準備這次的演說，廣搜材料，訪問年老的居民等，費了他很多時間與精力。講演甚為成功，他講了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詳述康科特的歷史。講演後的兩天，他便同麗狄亞小姐結婚，定居康科特鎮他們稱之為庫里芝堡壘（Coolidge Castle）的房子裏。現在他三十二歲，他的妻子比他大一歲。他早年的困苦生活和精神上的矛盾痛苦總是過去了，在未來的四十七年裏，他在智慧和沉思中生長，成為美國思想界的一顆亮麗的彗星。

對於愛默森，康柯特是一個理想的小鎮，這裏風景宜人，且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它也是個戰場，愛默森為着這兒的一場戰役而感到驕傲。他自己經營了一個菜園和一個果園，讀書疲倦時便在園中工作，以後他又買了些田地，雇用工人種植。因為愛華爾騰（Walden）森林之美，他還買了一片地，以供他遊賞之用。後來他的好友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⑤就在這塊地上自建小屋，過着他那沉緬於大自然中的隱士的生活。

在康科特鎮，愛默森盡量減少同外界的接觸，因此鎮上一些居民和農民們都覺得他同他們之間有很大距離；但是愛默森還是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一八三六年他被選為鎮上的官員，負責估價逃出圈的豬所造成的損害；一個月後又被選為學校監督委員會的委員，稍後又做了主席；他是消防隊的隊員；學藝俱樂部的指導員，創建民衆閱覽室，激發鎮民對學術的研究興趣。從這些方面看，他實在是位負

責的公民。他的家裏也時常有學界或政界的知名之士去作客，在他的客人名單上有玄奧的教育家阿爾克特 (Bronson Alcott)^⑤，怕羞的小說家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⑥，詩人和健談家禪寧 (William Ellery Channing)^⑦，當地的顯赫人物霍爾 (Samuel Hoar)，霍斯摩 (Edmund Hosmer) 以及富勒爾女士 (Sarah Margaret Fuller)^⑧ 等。

一八三六年五月他最喜歡的弟弟查理因肺病逝世，他非常難過，幸而他的第一個孩子瓦爾多於十月出世，家裏才又充滿了愉快樂觀的氣氛。九月九日，他的一本只有九十五頁的小冊子「自然 (Nature)」出版，這是一本討論大自然對人類生活的基本影響的散文詩，裏邊概括地說明了他的思想，深為卡萊爾所贊揚。這一本書是用假名字發表的，只印了五百本，當時並沒有發生甚麼影響，但這是愛默森的終身事業的一個開始。

一八三六年秋，有一羣年輕而有希望的學者圍繞在愛默森的周圍，他們常不定期地舉行座談會，討論宗教與思想方面的問題，他們被稱為「先驗哲學家」(transcendentalists)。他們之中主要是極端自由的唯一神教派的牧師^⑨，他們對於文學、哲學、甚至社會改革均有濃厚興趣；他們對於任何教條的限制均感不耐，正在開始追求新的真理。同年冬季，愛默森又舉行十二次的公開講演，總題目是「歷史哲學 (Philosophy of History)」，聽眾少得可憐，大約只有三百五十人。這些講演主要是闡釋道德情操乃是個人心靈的嚮導；他攻擊有組織的改革運動乃是毀滅個人主義；他贊美英勇的個人主義；攻擊原罪等是靈魂之疾病。他的朋友們對他的這些大膽的演說甚表贊同。

一八三七年春愛默森的肺病情況很不好，他曾計劃做一次長途旅行，以恢復健康；但這次的病很快就好了，所以他也沒有去旅行，只是把大部分時間消磨在他的果園裏，他寫信向卡萊爾報告說：「四十株小松樹可以防衛我或我的兒子不受一月的風吹了。」八月三十一日，他被約到哈佛大學去對美國優秀大學生及畢業生聯誼會的會員做一次講演，愛默森以一小時又一刻鐘向那些半懷敵意半是友善的聽眾們宣讀了他的講演詞「美國學人（*The American Scholar*）」，在美國文化史上，這是一件驚心動魄的大事，這篇講演被稱爲是美國文化獨立宣言^②，「我們依賴他人的時代，我們向別的國家的學問做長期學徒的日子，就要結束了。」這是極動聽的話，也是一種有莫大力量的刺激；所以這篇講演詞印行之後，青年爭讀，洛陽紙貴。第二年，愛默森在哈佛大學神學院講演，對象是神學院畢業班的學生；這一次的演說惹起了教會方面的反感，因爲他猛烈地批評已經變成神話的歷史的基督教，他說基督教建立了一個絕對的專制政體，耶穌成了半神；要使基督教復興，必須給予新的生命活力；儀式和形式乃是宗教的死敵。牧師們攻擊他的主張是異端邪說，於是教會不復請他講演了。但神學院的同學們決定把這篇講演詞印三百份，雖然並不公開發售，愛默森又把原稿做了一次修正才印出來。

一八三九年九月，「先驗哲學家」俱樂部會員們開了一次會，決定出版一個刊物，當時推出愛默森，富勒爾小姐和赫芝（*Frederic Hedge*）負責，愛默森不願被編這個刊物的事物所拘束，所以在十一月的時候，大家決定請富勒爾小姐主編，她答應考慮，一直到第二年四月，她才決定接受這個職務，並請愛默森幫忙她拉稿子。一八四〇年七月一日，「日晷（*The Dial*）」創刊號正式出刊，發刊詞